

神秘的西藏（组诗）

■ 毅 剑

香巴拉

香巴拉，美丽圣洁的香格里拉
佛教神话深处盛开的一朵奇葩
你展现的世界让陶潜脸红
世外桃园的经典乐土。绿草彩霞
时轮教法的弘光远播，并由此壮大

穿越冰封的岁月，藏文厚重的史籍
在雪山中央西端你抖开神秘的面纱
香格里拉，美丽圣洁的香巴拉
雪山环抱中一朵灵光四射的莲花
皑皑白雪的峰顶，森林密布的山下
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
各式各样的药草鲜花
我看到众多的修行圣地神光炫目
富丽堂皇的迦罗波王宫殿耸立如塔
不懂贪欲的大臣，不知枪杀的军队
物产丰富的大地上，到处游走着
可供人乘骑的大象、狮子和骏马
香巴拉，安居乐业的香巴拉
供奉三宝的香巴拉啊，王臣权贵

庶民百姓都虔信佛法的香格里拉
千年万年，你让许多人仰望，又让
许多人匍匐朝拜，终生也无法触及的
香巴拉，美丽圣洁的香格里拉

伏 藏

经书被时间收藏。在民间，一个故
事
失传多年后睡醒，犹如史前一个季
节的冬眠
惊蛰，已是多个春日后的春天

一件法器，抑或一卷经典
带着劫后余生的体温告诉世人
信仰，在岁月深处最为沉重的灾难
一位高僧，见过他的人都化作了尘
土
他在千年后再次复生，且活灵活现
他站在日子的背后
也站在岁月的前面。一只禅杖
划过时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

把迷津指点

星移斗转。识藏人
最先看到神光。在牧区、雪域的边沿
贫寒的汉子一觉醒来
脱口而出的一大段一大段经文，流水般
漫过四野，漫过冰封的青藏高原
牧草般疯长，在神山与圣水之间
密布，犹如经幡般飘扬起
一个部族的图腾和信念

伏藏，这苯教和藏传佛教不灭的经典
山峰积雪般隆起，复活着
那些已经走远了的人物和事件
像一只只冬眠过后的动物，更像
传说里，凤凰的涅槃

消失的古格

很难说得清一条河的干涸
就像消失了的古格王国
这支吐蕃王朝的后裔，近 700 年的
历史如炬。熄灭了
也就散去了，文明的光热
只留下传说，留下 1630 年
拉达克人的烧杀和抢掠
没有见证的刀光剑影渐远渐失
灿烂的文化在历史风沙里淹没
在空旷冰冻的阿里藏区
抬起头，谁能够
望得见，那远去的宫殿和楼阁

公元十世纪，这只是一个大约
吐蕃九世赞普朗达玛的血脉
在阿里，在如今藏羚羊的蹄下
一片崛起的城池墙高门阔
夕阳下，钟鼓骤起，烽烟四裹

铁马驰骋，刀光闪烁
图腾的古格穿越藏史的书脊
穿越我抬头看到的阴郁天空
穿越那阴郁天空的深远和辽阔
像流星，然后，悄无声息地
从我臆想的空间中滑过

消失的文明古格
让我想起众所周知的玛雅
想起远去的一座城、一条河
器声渐疏，波涛渐隐
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滴水，一株草
在另一个瞬间干涸，抑或
灰飞于烈火

神授艺人

史与诗，穿越时空
凝结一部《格萨尔王传》
把一位，人世间最为完美的英雄
种植在雪域高原

史在历史中镌刻着
而诗，融化乐器的呼吸
像一个人身上，渗透的威武和尊严
像高原的大地，大地上的圣山
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条河
它在说唱艺人的脚下流远
在他们世代相传的歌声里
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王者
一部通俗而又博大的经典
于手抄刻本，游吟说唱间
繁荣着
一个部族文明的灿烂

没有人能够解释，目不识丁
才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一觉醒来

就能够说唱
那几百万字的史诗长篇
这些，自称“神授艺人”的人
也是那些，突然智门大开的人
据说，只是一个梦
一场大病。祈祷的喇嘛
念念有词，冥冥中
一个说唱艺人的诞生，让我们
感慨神力的无边

史与诗，在同一片天空下
就像艺人和牧民，水和草
羊群和马队，就像高原独有的
神秘，穿越藏文化的厚重
扑面而来，生生不息

深远的象雄

象雄在汉史里被称作“单同”
这大鹏展翅的高原古帮
点燃了青藏深远的文明

先于吐蕃崛起，比唐王朝还悠远的象雄
在西藏，高原岁月的深处
就像一匹马在草原上驰骋
一只鹰，鸟瞰大地
强大的军队铺展如翼
熄灭抑或点燃烽烟的速度
犹如，搏击长空上的云层
或放牧，或农耕
独特的文字写满雪域
强悍的背影，烟云般蜂拥
那渐行渐远的足迹
根植于藏民族深远的传统

隔着历史和民族的断层
我同样望不到它的完整

就像攥紧的一节无法复原的白骨
我火热的心智，也同样
无法诠释它消失的背影
象雄，它只是一个故事
一个传说，在史书的片言只语中
古老的象雄城郭湮没
像多年前的一股洪水，一次地震
一场大雨，一阵狂风
深远的象雄风光无存，一去无踪

谁看得见空中的道路？
而飞鸿已远。硬的石头、活的生命
在漫长的岁月里，都终将消失
犹如，深远的象雄

珠峰旗云

就像一些菜上了大席就换了名字
就像一些话场合不同就有了新意
就像一些人，职位升高了
就突然变了脸一样，到了珠峰的云
就改名换姓，叫做“旗帜”

旗云，在天气晴朗时飘起
乳白色的烟云，忽高忽低
让我想起季节的变换，想起
岁月深处，沉沉浮浮的日子
想起生命。譬如，一株小草
在一场秋风过后，犹如
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
昨天，它还眉清目秀鲜艳可人
一转眼，就行色憔悴
它孤立无助，还拉扯着一群草籽

旗云，由对流性积云形成
让我们，更好地识别着天气
想知道风大风小，远近距离

就可以，看旗云的高度和位置
这世界上最高的风向标
预示着艳阳，也预示着雪雨
只是，不知道
它是否？还能预测纷纭世事
以及，人心最为深处的诡异

巫 师

把世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也能将复杂的事情搞得简单化
巫师在藏族原始宗教观念上舞蹈
无论是天空、水中，还是地下
巫师被一种神秘又神圣的光芒笼罩
他上达民意，下传神旨
在一切祭祀中与鬼神通话

摇动铃铛，敲响青铜
巫师将浑圆之号融入吉凶福祸
他将马嘶铸进旌旗，送钟鸣海角天涯
巫师在人神之间架桥
他左手天堂，右手地狱
胸中燃着四方的火把
这是一种摄魂攫魄的力量
送马蹄腾空，风卷狂沙
烽烟四起的部族中
他声震八荒，在巫棍的指点之下
残阳如血，碎裂的惨白尸骨
纷纷扬扬，婉若
冬天深处的雪花

说不清，道不明的法器、咒语
看不透，摸不着的神坛、占卦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
巫师，这雪域另一种原生的奇葩
像渐行渐远的波涛
像鹰的飞翔，荒原尽头的野马

像脚下遍地的砾石，对面的索玛花
用心贴近厚重的藏史
就能感觉到巫师深远的鼓点
感觉到，一种洞穿岁月的跳动
雨滴一样，密集地落下

红 雪

雪在雪山之上
红雪在雪山的积雪之上
在喜马拉雅山的五千米之上
在五千米之上的冰雪表面
红雪点点，是这个
高寒地带的，星星火光

红雪的世界奇寒奇险
山风亮着刀子的锋芒
迎着山风攀登的人
在风的刀刃上踮开一个缺口
肯定是一块上等的好钢

其实，红雪只是藻类的生长
另一种生命，在另一种恶劣环境中
显示出的倔强和顽强
就像钢铁的锤炼和锻打
就像橡树的割裂和刀伤
就像我梦中的一匹马
穿越草原，翻过山冈
它在春天里拥有爱情
并用强有力的四蹄，最终
获得，属于自己的远方

高僧虹化

生命，总需要一定的磨难
这就像纯金的多次提炼
就像风，吹进吹出的
枯黄，也有一些绿色的叶片

圆寂时，能够化虹腾空的高僧
才是佛家至高无上的加冕

夕阳穿过高僧的内心
犹如，一代人
一个结局，穿过我们生命的灿烂
怀抱果实 怀抱那些
最高境界的修炼
得道的高僧在果核里熟睡
他提前跨过冰河，跨过季节
在夕阳挣脱的冬天
进入，今生后世的睡眠

他深信生命的永恒
空行净土，无量宫中的圣殿
高僧用手握住自己的舍利子
就像另一些人，攥起夕阳和秋天
他能感觉，那与自身相等重量的一种融合，沉甸甸
划过生与死的界限
这也很像收获，一个人的成就感确切点，它有点儿更像
收藏起的，一柄淬过火的长剑

藏东野人

一个断裂的世界，被我们猜测和想像
那是我们走过的路，曾经的丛林、阳光
以及笨拙的石器和茹毛饮血的思想
藏东的野人，在一个不经意的时间

跳过年代，它穿越我们视野的身影如电
在都市的文明里，被吵得纷纷扬扬

一个地区有野人存在，这也就像
拥有着人类自己的童年一样
我们在藏东发现了野人的脚印
在一片丛林间找到原生的希望
在一块山岩下领悟着史前的生活
在一片雪地上看到种子的光芒
在一个洞穴里认识家园和爱情
在一块白骨中喟叹生命的短长
藏东野人，谁见你在雪夜如风疾走
谁见你穿越岁月，在黎明时分
将高原深处的尘封点亮

一些草还在生长，一些草
就已跨入了事物和生命背后的枯黄
谁在蚕食自然，谁在摧残大地的苍茫
贪婪的手臂搅动万物相依的和谐
谁在吸干河流，谁在污染波涛的海洋
我们追寻野人，一些视而不见的生物消亡
会不会唤醒我们骨子里的灵魂和思想

【责任编辑 张瑞田】

毅剑，原名张建国，1969年生于山东曹县。曾获河南“五四”文学金奖等奖项数十次。出版有报告文学集、散文集、诗集多部。系中原油田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